

長

短

經

二



長

短

經

二

趙蕤撰

中華書局

# 長短經卷第四 霸紀上

## 霸圖第十七

臣聞周有天下其理三百餘年成康之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太公說文王曰雖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賢人而後能爲之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求而見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以此友天下賢人者二人而歸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謂也故五伯音霸更起

伯者常佐天子與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弱衆暴寡吳王問伍胥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之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即歸彼歸即出楚必道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疲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闔閭後之楚於是乎始病越王勾踐

問於大夫種曰伐吳何如對曰伐吳有七術其略云尊天事鬼以舉其邪遺之好美以獎其志遺之巧工使起宮室以甚其財遺之諛臣使之易伐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堅甲利兵以承其弊越王於是飾美女西施獻之吳王吳王悅之子胥諫不受吳王誅子胥越又爲榮楯鑿以黃金獻之吳王吳王受之而起姑蘇之臺五年乃能成百姓道死越又蒸粟種遺吳王吳王付人種之不生吳大饑齊桓公欲弱楚乃鑄錢市生鹿於楚楚聞之喜廢耕而畜鹿桓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乏粟桓公乃閉關楚降者十四五及柯之盟桓公欲倍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其稱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鄭桓公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辨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貽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疆場郭門之外而理之豐以鷄狼之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之桓公因襲鄆此皆諸侯恣行天子之令不行也

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人之始苦也

齊侯與晏子坐於露寢公歎曰美哉茲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人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其施之人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人歸之矣。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陳氏之施。人歌舞之矣。復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後果篡齊。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陰謀叛。智果曰。二主殆將有變。不如殺之。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果曰。魏宣子之謀。臣趙盾。韓康子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萬家之縣。各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智伯不從。韓魏果反。殺智伯。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務守。合縱連衡。馳車

設擊。介胄生蟻蝨。人無所告訴。及至秦蠶食天下。并吞戰國。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法嚴政峻。諂諛者衆。使蒙恬將兵北攻胡。尉他將卒以戍越。宿兵無用之地。人不聊生。始皇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於陳。

陳涉吳廣戍漁陽也。大澤會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當斬。二人乃謀曰。今已失期。失期當斬。今舉大計亦死。等死。死為國可乎。乃先以鬼神感衆。因斬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侯王將相寧有種乎。能為首。請受命。遂分將而地。白。為陳王。武臣張耳舉於趙。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趙通詛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刺通也。竊懼公之將死。遂分將而地。白。為陳王。故也。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年矣。殺人之父。

孤人之子。斷人之足。斃人之首。甚衆。然而慈父孝子。所以不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而慈父孝子。將爭接刃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弔也。曰。何以弔得子而生也。通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肯使人候通。問其死生。通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取天下城。臣竊以為殆矣。用臣之計。無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說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矣。為君計者。莫如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貴富矣。必相率而降。由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草馬道。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劇通策也。項梁舉吳。梁令項羽殺假守通。便。田儋舉齊。儋從少年。縛奴欲殺之。以景駒舉郢。周舉兵起吳。吳今蘇州也。見伏令。因殺令舉兵也。

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

漢高祖名邦，字季，姓劉氏。沛國豐邑人。爲泗上之亭長。秦二世元年，陳勝等起，勝自立爲楚王。

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

死之計，爲天下除害。今始至陳而自立爲王，是示天下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城無守牆，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

沛人殺其令，立高祖爲沛公。時項梁

止辭，沛公往從之，共立義帝。

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鋒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代楚，楚將爲能復立楚後。

也。梁自求懷王孫心立也。

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秦將章邯大敗項梁於定陶，梁死，章邯以爲楚不足憂，乃北伐趙，楚使

項羽等救趙，遣沛公別將西入關，沛公遂攻宛降之。

沛公攻宛，南陽太守呂錡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錡欲自殺，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

公曰：宛吏人懼死堅守，足下盡日攻之，死殞者必衆，引兵而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寇之患，不如降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諸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沛公曰：善。封呂錡爲殷侯。

攻武關，大破秦軍。

趙高殺二世，立子嬰，遣兵

拒關。張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秦將果欲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破之。

入咸陽，與秦人約法三章。秦

獻牛酒，沛公讓不受。於是人知德矣。

遣兵拒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破秦軍於河北，率諸侯兵四十萬至鴻門，欲擊沛公。沛公

因項伯自解于羽，羽遂殺子嬰而東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

漢王不肯就國，欲攻楚，蕭何曰：王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

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顧大王王漢中。撫其士人。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於是用韓信策。乃東伐。還定三秦。漢王之國也。韓信亡楚。從入蜀。無所知名。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薦爲大將。

軍。信拜禮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者。豈非項王耶。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比。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銷印列幣。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中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倍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養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驍。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而王此三人。秦人莫之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人戶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遂聽信計。初漢王之國也。張良送至襄中。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乃使張良還。因燒之。楚以此無憂。漢王之

心也。田榮怨項王之不已立。殺田市。自立爲齊王。羽北擊滅齊。項羽以吳令鄭昌爲韓王。拒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遣羽曰。齊欲滅楚。羽以故不西行而北擊齊。而使九江王殺義帝於郴。漢王爲之縞素發喪。臨三日。以告諸侯。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失德者亡。兵出無名。

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漢王因項羽之擊齊。率諸侯之

師五十六萬。東襲楚。破彭城。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歸擊漢。漢王與羽大戰彭城下。漢王不

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孰能爲使淮南王黥布，令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

隨何乃使淮南說布背楚。

隨何說淮南王曰：漢王使臣敬進書與大王御者，竊惟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面而臣事之心，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

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渡淮者，垂拱而觀，執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遠守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阜，漢堅守而不动，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不足恃也。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使臣進愚計，願大王留意也。淮南王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淮南，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矣，獨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乃如漢，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攻楚也。

漢王如滎陽，使韓信擊魏王

豹虜之。

漢王問酈生曰：魏大將誰也？曰：栢直。王曰：此其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王曰：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王曰：不能當曹參，在吾無患矣。王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進兵，爲陳船，欲渡臨晉，魏聚兵距之，信乃伏兵從夏陽，以瓦罌度軍，襲安邑，虜魏

王豹，便進兵伐趙也。

漢遂與楚相距於滎陽，楚圍漢王，用陳平計，閒得出。

漢王急問陳平策，安出。陳平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末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能出捐數萬金，行反閒，閒其君

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擊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以四萬斤金與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末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能裂地而封，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

具舉進見楚使。卽伴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具進楚使。使歸。具報項王。項王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漢王。項王不信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乃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項王從之。

入關收兵。欲復東。韓

生說漢王出軍宛葉。引項王南渡。使韓信等得集河北。羽兵果引兵南渡。如其策。

韓生說曰。決與楚相拒於滎陽。成阜數月。漢嘗困。願王出

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集于河北。趙地。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此計出軍宛葉閒。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渡。如韓生之策。

韓信與張耳。以

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破之。乃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

初趙王與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廣武君

李佐車說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退。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兩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首。可致於戲下。願足下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不用。信聞知之。大喜。乃進軍擊趙。破之。趙之破也。韓信令軍中無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信乃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南伐齊。何者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與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百里奚居虜而虜亡。在秦而秦霸。非患於虜而智於秦。用聽與不用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爲禽矣。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破部下身死。抵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工女下機。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僂蹙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不得攻城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可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短也。臣愚竊以爲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用。廣武君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以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驍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燕已從。使誼告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燕齊。從風而靡也。

十二月。漢王拒楚於成皐。享師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曰。王高壘深壁。勿與戰。使劉賈佐彭超入楚地。焚其積聚。破楚師必矣。項羽乃東擊彭越。留曹咎守成皐。時漢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用酈生計。復守成皐。

酈生說曰。臣聞知人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人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人爲天。而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東守成皐。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足下急復進兵。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路。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王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可得而有也。若王不知天下之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酈生曰。天下歸漢。王曰。先生何以知之。酈生曰。漢王與項羽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羽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武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英豪賢士。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衆。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心不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能用事。爲人刻印。剋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才怨之。而莫爲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三河之水。授上黨之兵。下井陘之路。誅成安君之罪。北

破趙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路，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立可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酈生說罷歷下兵，守淮陰。侯乃夜渡兵平原，襲齊。齊王烹酈生，引兵東走。初，酈生見沛公，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耶？且欲率諸侯破秦耶？」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榮徒合義兵，誅無道之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足，起而謝之。」

羽初東，囑曹咎曰：「漢即挑戰，慎勿與戰，勿令漢得東而已。」咎乃出戰死。漢王遂進兵，取成臯。漢挑曹咎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擊破之，盡得楚國寶貨。

羽聞咎破，乃還軍廣武，閒爲高壇，置太公於其上。漢王遣侯公說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漢王父母及呂后。項王解而東。漢王欲西，張良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不如因其東而取之。」漢王乃追羽，與齊王韓信、魏相彭越期會擊楚，皆不會。用張良計，信等皆引兵圍羽垓下，遂滅項氏。

漢王問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越得拜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劉賈等皆引兵圍羽垓下。

都洛陽，用婁敬策，徙都長安。

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豈欲與周室並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

封之於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郃。大王以戎狄故，去郃，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至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

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職貢道理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向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下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四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於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周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鬪，不搯其喉而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長安，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喉而拊其背。高祖以間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曰：周王七百年，秦二世即滅，不如都洛陽。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殽函，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也。留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漢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其是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

### 有告楚王韓信反，用陳平計擒之，廢

爲淮陰侯。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又不及，而舉兵擊之，

是趣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高帝以爲然，發使告諸侯。上因遂行，信果迎道中，帝預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田胥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執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臺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陳豨爲代相，與韓信、王黃等反。豨自立爲代王，上自往破之。高祖敕趙代吏人爲豨所誑者，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北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守尉。上既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爲也。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見有四人。四人見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各封之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爾所知也。陳稀反邯鄲以北皆稀有也。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心。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稀將誰也。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其黃臣等麾下受購賞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初韓信知漢畏惡其能。與陳稀謀反。高帝自將擊稀。信稱疾不從行。欲從中起信舍人得罪。信囚之欲殺。舍人弟告信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死矣。列侯羣臣皆賀。相國詐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矣。

尉他王南越反。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綬。爲南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

陸生至南越尉他魁髻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奔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王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

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制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王先人塚。夷王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以臨越。越則殺王以降。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蹶然起。謝陸生。卒拜尉他而還。初南海尉任醫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他。謂曰聞陳勝作亂。豪傑叛秦。相立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卽以他行南海尉事。醫死。他移檄告諸郡曰盜兵卽至。急絕新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自立爲南越武王。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年六十二。惠帝立。呂后臨

政。呂后時。陳平燕居深念。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吾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年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天下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則士預附。士預附天下雖有變。卽懼不分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何不交歡太尉。深相交結。平用其計。竟誅諸呂。初呂后之崩也。大臣誅諸呂。呂祿爲將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時酈商子寄與呂祿善。於是乃使人劫酈商。其子結呂祿信之。故與出遊。而太尉乃得入北軍。誅呂氏也。景帝時。

吳楚反。征平之。

帝使太尉周亞夫東擊吳楚。亞夫問父客鄧都尉曰。策將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爭鋒。楚兵輕。不能持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壁昌邑。以梁餒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吳糧道絕。使吳梁相弊。而糧

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因請上曰。楚兵劉輕。難與爭鋒。願以梁餒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滎陽。吳方急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屯吳楚兵後。絕其餉道。

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吳楚既餓。乃引兵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也。崩。太子徹立。是爲武帝。崩。子勿陵立。是爲昭帝。霍光輔政。上官桀害光。龍詐爲帝。兄燕王旦上書。稱光行上林稱蹕。又私調校尉。帝不信。而上

官桀詐僞事。崩。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昌邑哀王薨之子。即位二十七日。事有千一百二十七條。霍光廢賀爲海昏侯也。廢。立武帝曾孫詢。是爲宣帝。帝崩。立太子

奭。是爲元帝。崩。立太子懿。是爲成帝。委政諸舅。王鳳等。同日拜鳳兄弟五人爲侯。皆專政也。崩。立宣帝孫定陶恭王子欣。是爲哀帝。即位六年崩。無嗣。崩。立帝弟

中山孝王衍。是爲平帝。帝年幼。爲王莽所歿。崩。立宣帝玄孫嬰。是爲孺子。莽廢嬰自立。僞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帝王皇后之姪也。元帝崩。

成帝即位。以元舅鳳爲大司馬。兄弟五人皆爲侯。元帝皇后魏郡王禁之女。生成帝時。鳳秉政。同日封兄弟五人爲五侯。曼早卒。鳳將薨。以莽託太

后。太后。莽之姑也。封爲新都侯。五侯競爲僭。起治第舍。莽幼孤貧。獨折節恭謹。當世名士多爲莽言。上由是賢之。

拜為侍中

莽交結將相收贈名士賑施貧客故虛譽隆洽傾熾其諸父矣

時成帝廢許后立趙飛鸞飛鸞女弟為昭儀昭儀害後宮皇子帝無

嗣乃立定陶王忻為皇太子

忻者宣帝孫成帝弟之子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為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王鳳故勸立之

莽以發定陵侯淳于長大姦拜為

大司馬

初長與許皇后姊嬀私通因嬀賂遺長長許欲自上為左皇后時王根輔政久病長嘗代根莽心害長寵白根曰長與許貴人私交通見將軍久病私喜根怒令莽白長長下獄死

時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即

位立皇后傅后

后即帝祖母定陶恭太后從女弟也

封后父傅晏為孔鄉侯帝母丁后曰恭皇太后舅丁明為安陽侯莽乞骸

骨避丁傅也哀帝崩時莽以侯在筵太皇太后令莽備佐喪事

太皇太后元帝皇后也

復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為帝

即平帝帝名衍為中山王即孝王子也

太皇太后臨朝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

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尋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鑿斷平晏典樞機劉歆典文章孫延為爪牙皆以才能

並任顯職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旨意而顯奏之莽因固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越常氏重譖獻白雉一黑雉二莽令益州諷羣臣奏言莽功德似周公宜賜號安漢公

平帝崩莽徵宣帝玄

孫廣成侯子嬰立之年三歲遂謀居攝如周公故事

時元帝統絕宣帝曾孫五人莽惡其長者託以卜相宜吉乃立嬰也

東都太守翟義反敗死義丞

相方進子也立

莽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之助用銅匱符命遂即真

梓潼人袁世章上銅匱符命

其九年赤眉賊起

瑁那女子呂母為子

報仇黨衆復浸多，號赤眉賊。

十四年，世祖起兵，與王匡等共立劉聖公爲更始皇帝。

更始卽世祖族兄，世祖及兄伯升與新市平林兵上王匡等合軍攻棘陽。

莽遣王

尋王邑擊更始，二公兵敗于昆陽，漢兵遂入城中，人皆降。莽走漸臺，藏於室中北隅，閉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遂傳首詣更始于宛。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皇帝之九代孫也。王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

莽未南方饑饉人民

羣入野澤掘堊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爲平理爭訟，遂推爲渠帥。時劉玄避吏平林。

時世祖避吏新野，因賣穀宛，宛人李通以圖讖說世祖。

通父守好讖記，通素聞守說云。

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嘗懷之。及下江新市兵起，通弟軼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笑曰：「吾意也。」會世祖避事在宛，通聞之，卽遣軼迎世祖，遂相約結。未幾，世祖與伯升、鄧晨俱之宛，與潁人蔡恭、少公等讖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秀乎？」世祖笑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後因謂世祖曰：「王莽殘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往時之會，宜語獨當應耶？」世祖笑，及漢兵起，鄧晨遂往從之。

世祖於是與通弟李

軼起於宛，兄伯升起於春陵，鄧晨起新野，會衆兵擊長聚。新市人王匡等立劉聖公爲天子，而害伯升。

劉玄

字聖公，世祖族兄也。避吏于平林。王匡等立之初，伯升自王莽篡漢，帝憤懷，匡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之居業，傾財破產，交結天下。下雄俊，王莽末，盜賊羣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於是使親客鄧晨起新野，世祖、李軼起於宛，伯升發春陵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劉嘉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諸將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欲歸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後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欲尊立宗室，德甚厚焉，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

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將內自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捐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羽，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而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能承吾弊，非計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則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善詳思之。諸將不從，遂立聖公。由是豪傑失望。伯升都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劉伯升兄弟也，更始何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乃陳兵數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卽日害之。李軼與世祖既隙，後因馮公孫致密書求效誠節，或勸祕之。世祖乃班露軼書曰：「李文季多詐不信人也，今移其書告守尉，書既宣露，朱鮪使人殺軼也。」號更始元年，更始使世祖

爲偏將軍，徇昆陽。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擊世祖於昆陽。世祖破之。初，伯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尙未知，乃僞使人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伴墮，下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屢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世祖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出，衝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莽兵大潰，走者自相踐踐，奔躓百餘里間，會大雷風，雨飛如注，澧水盛溢，虎豹皆戰，慄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之不流。」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

郡。鄧禹杖策北渡河，追世祖，世祖見禹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先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世祖笑，因留宿。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控，而不自聽斷，諸將皆虜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未可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覽英雄，務悅人心，立高祖之業，救萬人之命，以公而慮之，天下不足定也。世祖大悅，及從至廣阿，按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之，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世祖笑悅，又馮異說世祖曰：「人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久久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巡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世祖納之也。」

王郎詐爲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



降下郡國世祖滅之。

王昌一名王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常以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魏趙間。而邯鄲之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稱眞子。輿云。更始元年。平林等率車騎數百。

晨入邯鄲城。立郎爲天子。世祖進攻邯鄲。郎少傅李立爲反。開關門。內漢軍。遂拔邯鄲。斬王郎。收文書。得人吏與郎交關。謗毀上者數十章。世祖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世祖威聲日盛。更始疑慮。乃遣使

立世祖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守。並北之部。

時世祖居邯鄲宮。耿弇請開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外。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拜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王莽。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數及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舉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令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音響應。天上可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更士死亡者多。弇願北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世祖大悅。弇歸上谷。斬韋順等。

世祖辭不就

徵斬苗曾等。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皆平之。

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爲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

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有赤眉銅馬之屬。不可勝計。初銅馬降世祖。猶不自安。世祖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馬。乃自乘輕騎。按行步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致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服世祖。使耿弇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具屯於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乃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祝阿已墮。大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道。其弟敢守巨里。弇分兵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令軍中曰。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救之。弇喜。謂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所求也。即分三千太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臨陣斬邑。旣而收首級。以